

小說組 高雄獎

# 擺盪

徐麗娟



## 徐麗娟



### 簡歷

臺師大，國研所，目前對寫作仍樂在其中。

### 得獎感言

寫作就像日常中一段長時間的停頓，是腦海中既安靜又熱鬧的原地編織。小說的書寫更像是各種路徑的想像，豐厚了我本來單薄的生活。

感謝評審喜歡這個小故事。

## 擺盪

夏天的旗津，遠處海水彷彿也在午寐，情意淡淡地湧動著。

明琦與父親一起沿路走著，右邊是一排店鋪，毗鄰而立的米店，小吃店和五金行。高溫的空氣裡有黏稠的濕意，是梅雨季節中暫時放晴的空隙。

父親走在前面，明琦在後頭跟著，正午的太陽亮晃晃地照著，天空反射出冷冷的白，像刀子一般割痛她的眼睛，她只能一逕低頭。一兩滴汗滴進她的眼角，目光所及之處，便有些景物不能好好對焦。

許是熱或其他，明琦的腳步雖不算沉重，但也不那麼熱切，就只是走著。

她看著父親魁梧卻有點駝的背影，心裡想，等一下找到母親之後呢？



剛從國中放學，明琦一進門就看到自己的盆栽，仍然像早上出門前一樣，枝葉軟垂無力，葉片變黃，幾近枯萎。她不覺在心中嘆了口氣，明明都那麼呵護著，固定澆水施肥了啊。

「妳這水澆太多了啦。」母親走過來摸了摸小盆栽的土壤，手指稍微往下戳了戳。

母親要明琦趕快去準備一下，父親和祖父就要回來了。她放下盆栽，快步去將學校制服換下，用肥皂把手洗乾淨。

明琦的父親是警察，他穿著制服時特別顯得嚴肅，臉上的神情總像在警戒的狀態，即使回到家也不能馬上放鬆，總有些甚麼



讓他看不順眼。

父親今天帶祖父去醫院看醫生。他們才一進門，父親臉上就有明顯的怨氣，彷彿沒看見明琦坐在桌邊揀菜，父親皺著眉洗完手，馬上用力把窗戶關上，故意碰的一聲。

他們家在林園，離家裡不遠處有幾家化工廠，有時候，走在路上，空氣中會浮動著牆一樣半透明的塵灰色，有時工廠若整夜加班，飄著惡臭的落塵愈加濃稠，即便門窗緊閉，鼻腔裡仍可清楚感覺到塵粒的起落盪動。

「不是跟妳說煮飯的時候，窗戶要關上嗎？」父親不耐煩的說。

見正在炒菜的母親沒馬上回應，父親一把抓起母親拿著鍋鏟的手。

「有沒有聽到？」父親聲音粗暴起來。

母親掙脫了手臂，急著把爐火轉小，父親又去拉她。

「妳在幹甚麼？」對於母親沒有馬上回應，父親的聲音既憤怒又詫異。

在那短短的掙扎中，父親用力過猛，自己沒站穩，一個踉蹌，撞到桌角，桌上一隻空碗跌到地上，砸得粉碎，明琦受到驚嚇馬上躲到牆角。

父親站穩後氣憤地舉起手，眼看著一個耳光就要狠摔下去，母親的眼神裡閃過一絲恐懼，父親的手凌空稍一停頓，原本凌厲的手掌，又無聲地放下去。

「不要動手！」祖父突然出現在廚房。

祖父發現一臉驚慌的明琦，馬上過來牽她離開。

「來，我們去外面看電視。」祖父放軟聲音對明琦說。

一直以來，父親的情緒就像陰晴不定的天氣，喜怒無常。

祖父說父親的工作繁瑣，他上班的地點離家較遠，還要日夜

輪班。

「賺錢養家很辛苦啊。」祖父要大家多體諒父親。

但明琦還是怕。只要父親一進門，她能閃則閃。母親則是忍則忍，不說話的時候多。

父親雖然長得好看，但眉宇之間流露一股濃濃的怨氣，好似正跟誰鬧著彆扭，即便是笑著都不開心。他沉默時，身上便自然湧出一種警告的氣息，讓所有的人都覺得忐忑。

父親停手後進房去換衣服。

明琦和祖父在客廳等開飯。祖父穿著咖啡色的襯衫，深灰色的長褲又鬆又垮，全靠著一條皮帶繫住。他高而瘦，頭髮稀疏，濃眉大耳，因為久病，如今只剩下一雙骨碌碌的大眼偶爾有光，略顯精神。

明琦從客廳往廚房望去，看著母親瘦削沉默的背影，她低著頭繼續炒菜。母親從不訴苦，話也極少，即便對明琦這個獨生女也稍嫌冷淡。

明琦一直覺得自己和母親之間不像其他母女那樣親密。

母親結婚時才19歲，當員警的父親那時32歲，兩人都是第一次結婚。

母親的聲音有著與年齡不相襯的清亮靈脆，她長得修長白皙，不說話時便有三分文氣，走在路上，總有男人忍不住用餘光偷覷著她。

明琦覺得比起自己，母親更像是青春期的少女。

母親愛漂亮，常買些髮飾或那種亮晶晶的串珠給明琦，也不管她年紀太小，用不著這種風格的。後來買得多了，母親還為她買了一個圖案漂亮的小木盒，專放這些小飾品。

無人在身邊時，明琦便常常把那些髮飾拿出來試戴，在小鏡子前，她自己玩得很開心。



父親和母親只認識半年便結婚。

剛成為孤兒的母親本在親戚家的小工廠幫忙，親戚是父親管區裡的朋友，也許是父親穩定的工作，讓從山上初到高雄這個大都市的母親覺得可以依靠，或是她太想擁有一個自己的家，她不在意年齡的差距，很快接受父親的追求，不到二十歲便成了母親。

吃飯前，父親顯得非常疲倦，母親主動說要幫他刮痧。她熟練地用浸過藥油的刮痧板一長劃到底，一連幾劃，頸項上漸漸出現三道紫紅斑斑點點的闊條紋，父親才覺舒服了些。

吃完晚飯，父親便去值班。母親陪著祖父看著電視，手上隨便織點甚麼，一臉的心不在焉，她與祖父兩人也說不上話。

明琦去樓上收衣服，一人待在陽臺朝遠處望。

化工廠裡還有人在開工，煙囪仍冒著煙。她往下看，鄰居的幾個孩子正在巷子裡玩捉迷藏，從陽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認真藏匿的人姿態忐忑，不時張望，怕被抓到，她雖然才上國二，但覺得自己已經長大了，感覺小孩遊戲時的熱情真是可愛。

對面鄰居的院子裡一棵龍眼樹，高高的枝頭上一直以來懸掛著一個小鍋蓋，那只鍋蓋早已生鏽，但兩三年來，就連冬天的寒風也未能將其吹落。然而今天，在明琦張望的瞬間，她親眼看見鍋蓋從樹上掉下來。沒有風，也沒有鳥在枝頭上跳躍。鍋蓋在地上喀喀作響，轉了兩圈才停。

她摺好衣服下樓，發現母親在後院用軟布蘸水輕輕擦拭她的那棵盆栽，那是她在外面撿回來的，本來枯了半株，但母親細心照拂，現在已經綠意盎然。

明琦看著母親溫柔的擦拭著那些葉片，臉上卻是寂寞的表情，她覺得那其中有自己永遠無法進去的世界，母親的世界。

過了三天，母親便離家出走了。

那天早上，母親對祖父說要出去買東西，只穿著拖鞋帶著買菜的尼龍袋便出門。祖父後來回想起來，當時只覺母親神色匆忙，像菜在鍋上突然缺鹽巴一般，非出去不可的態勢。

父親出去找人，明琦與祖父兩人草草吃完飯，她在廚房洗著碗。已經是秋天了，蟬到黃昏還在叫，對面屋頂上，在白日被曬透了的瓦頂，微微泛著熱氣。鄰居客廳電視節目的人聲樂音都從窗縫裡透進來，薄薄的熱鬧。

那天晚上化工廠準時下班，最後一道白煙靜靜上升，初始濃厚，終至消散。夜裡，屋前巷弄裡的街燈將窗影映在明琦房間裡的牆壁上，不遠處高高低低的大煙囪沉默的站著，放遠望去，一切看起來都有疊影。她從五斗櫃的抽屜裡取出小木盒，裡面有母親陸續買給她的髮飾。她將髮飾拿出來，一一別在頭髮上，最後她將髮飾放在桌上排好，撫摸著，是溫涼漠然的觸覺，彷彿隔了時間，所有的一切都變得冰涼了。

突然，她想起甚麼，匆忙跑到樓下去。看到母親那棵盆栽好好的被擺在後院，她心中隱隱感覺到一種模糊的期待。

母親的尼龍袋裡其實裝著父親的存摺和印章，等父親發現錢都被提光的時候，已經是四天後的事。父親怕丟臉，對外只說母親回中部山上的娘家。

其實母親已經沒有娘家了。



母親離家之後，父親只要一下班便到處尋找母親的蹤跡。不久祖父住院，父親工作醫院兩邊跑。家裡總是空蕩蕩的。



每個週日，明琦去醫院照顧祖父。久病的祖父神情已經僵硬，臉像一團皺紙，總是昏睡的時候多。

那個週日正是十五，從病房的窗戶能看到一小輪滿月，高掛在淡青色的黃昏，無光的白。今天這一天已經快結束了，但她好像甚麼也沒做，明琦有一種說不出的惆悵。

回家時，她才剛進巷子，鄰居家的黑貓突然從她後面竄出，用爪子在她小腿上刮出一道傷痕，皮肉微裂，一點點血，絲絲綻出。初是驚嚇，過了半晌，她的痛覺才被喚醒，叫了一聲。四下無人，無人前來關心她的痛。

她回到家自己給傷口上藥，她突然想起母親和剛剛那隻黑貓的事。

那年夏天，她放學一進家門，發現母親正逗著一隻黑色小貓。

「這是鄰居家的小貓咪，問我們要不要養。」母親說。

這時父親正好回家，他蹲下來和她們一起看著那隻小貓。

小貓動作還不協調，牠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去捕捉剛好飛近頭上的飛蛾。由於分不清楚是要向高處蹦還是往前方跳，動作非常笨拙可愛。牠往高處竄了半公尺，下巴一張一合，好像抓住了飛蛾。父親臉上浮現出不易察覺的笑意，這時，貓發起怒來，哼唧著，一臉憨樣，明琦忍不住也微笑起來。

母親拿來一碗牛奶，那貓還不會用碗喝牛奶，父親好意將牠的頭輕輕按到牛奶碗邊。小貓嚇了一跳，甩了甩濕漉漉的腦袋，牛奶滴四處飛濺，嚇了三人一大跳。

一家三口同時發出哈哈大笑。

「妳媽呼吸道弱，阿公也生病，家裡不能養貓。」父親認真考慮後說。

最後母親還是把小黑貓還回去。沒想到牠現在長大了，那種



可愛的憨態已蕩然無存。

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，祖父後來沒能順利出院。

祖父喪禮之後，明琦常在夜裡聽到父親在房間裡嚎啕大哭，然後減為嗚咽，屋子瀰漫著一種神秘的恐懼，父親的嗚咽雖隔著牆，但卻彷彿就在她的耳邊湧潮般變成嗡嗡巨響，讓她透不過氣。生活已然是窗框，無形罩下，讀書彷彿是唯一的掙脫，明琦只能拼命認真。

新的學期開始，已經離開半年多的母親仍舊沒有消息。

因為同事請假，父親連上幾天夜班，那天父親回家就說頭疼，吞了幾顆止痛藥。

要不要刮痧？明琦怯怯地問。父親點點頭，不知怎地，兩人皆一瞬臉紅。

她輕輕的刮著，漸漸刮出幾道薄薄的紫紅痕，兩人距離這麼近，她好像換了一種新鮮的角度看待父親：父親的頭部放大了，肩膀特別寬，皮膚上有幾個斑特別清晰。她覺得自己好似變得不認識他了，有點怪異。她聞到父親身上的汗酸味，混合著藥油的氣味，在兩人身邊輕輕擺盪，說不出香臭。

刮著刮著，許是舒服，父親垂著頭打起盹來。

外面是陰天，遠遠有嬰兒哭泣的聲音，細微的聲音像一扇門吱呀一響，然後再一聲。

約莫段考過後開始，家裡便經常有父親接起來喂一聲就掛掉的電話，直到有一天是明琦接電話，對方遲疑了一秒，然後才說話一是母親。兩人在電話上說了些話，最後母親唸了一個住址，要明琦過去。

那天下午，她才下公車，就發現空氣中瀰漫著焦味，旁邊巷子入口停著幾臺紅色消防車，車道已被單向封鎖。許多圍觀者在路邊好奇的張望火災現場，明琦穿過人群，順著大家的視線，



朝著兩棟樓房中間的那條小巷弄望去，右邊是一排半舊的民居，靠近入口的兩層樓房被燒得漆黑，對面大樓的外牆也被薰黑了，這座兩層樓房應該就是起火點。噴水已經停止，火勢多半已被撲滅。

她低頭看一下手中的住址，心裡忖度著，估計還要走一段，還好並不是在這邊，她鬆了一口氣。

走了二十分鐘之後，她找到母親的住處。

母親住在一樓，沒有屋簷。有個好看的女人靠在門邊抽著煙，直盯著外面的街景。她看到明琦走過來，稍讓出一點空隙讓明琦進門，那女人轉頭喊了母親的名字。

屋子很長，她進屋直走到盡頭，再拉開褪色的木門進去，裡面很暗，天花板上懸著電燈泡，牆邊一個貼著瓷磚的水槽，母親正在水龍頭下洗幾個蘋果。

聽到腳步聲，母親猛一回頭，還滴著水珠的手臂上赫然出現幾個鮮紅的燙印，有幾處血管都鮮明浮凸，甚是嚇人。

「我在火鍋店工作。」許是感覺到明琦的眼神，母親平靜的解釋，一邊若無其事地舉起手臂讓她看清楚，然後轉身開始為她削起蘋果。

廚房很暗，母親俐落的在水槽削皮的背影如此熟悉，兩人不說話也覺心安。其實母親的委屈明琦也能理解，黑暗一點點增加，一種輕輕的擺盪淹上她的心裡，她想對母親說些甚麼，但到底也無法說個明白。彷彿凍結的時間裡，明琦想起父親粗暴的語氣，舉起又放下的拳頭……。

望著母親手臂的燙傷，她忍不住一一複習著過去幾個險惡的瞬間。

雖然不說話，但在黑暗中她們母女有一種無言的會心。

「妳來跟媽媽一起住吧。」母親突然回頭說。

母親在簡陋的廚房為她做了飯，食材是從火鍋店帶回來的。

剛在門口的女人進房來扳開折疊桌，然後出去。母親將幾盤菜端進來放在桌上，碗筷擺好。

不久，那女人又進來，放了一袋塑膠袋在桌上，裡面有幾包零食餅乾和一罐汽水，罐身還凝著冰霧，顯然是剛買回來的。

母親為明琦倒汽水，一串串細碎凌亂的氣泡在杯子裡湧上來。

「叫阿姨，王阿姨。」母親為她介紹。

明琦打量著母親的房間，一些衣物和瑣碎的生活用品擺得凌亂，想見生活的匆忙，房間很小，地上擺著兩雙女人的拖鞋。

母親把窗子打開，風吹進來將窗簾捲得翻飛，映在人臉上，一明一暗，光彩往來，母女兩人臉上也彷彿有了表情。明琦這才看清楚母親的臉，母親臉色雖然略顯疲憊，但整個人顯得清明，神情坦然。

她們三人一起吃飯。王阿姨細心為母親添菜挑魚刺，她幫母親挑掉雞骨頭，幫她先吃掉肥的部分，青菜也只挑嫩葉給母親，然後自己吃掉葉梗，兩人在飯桌上來回，有一種輕輕的親暱。

「媽，跟我回家吧。」明琦忍不住說。

「我再想想。來，妳多吃菜。」母親語氣平淡，臉上沒有表情。

臨上車前，明琦默默地從母親手中接過零用錢。

母親道別時只叮嚀她別讓父親知道，其餘的並無多說。

回到家後，父親已經回來，有人送他一大包剛挖出土的花生，父親說要煮花生仁湯來喝。兩人剝著花生殼和皮膜，她剝得指甲底下隱隱的酸脹，因著剛見過母親，她心中莫名的亂，所以特別認真剝花生，試著讓自己平靜下來。



最後的花生湯還蠻好喝的。

隔天父親回來說，原來花生要先泡過熱水，皮膜就會好剝很多。

「真不好意思喔，我真笨，讓妳撥得指甲疼。」

父親微笑的臉看起來皺巴巴的，滿是歉意。

母親離家快一年，明琦覺得家裡好像有甚麼凍著的，慢慢消融瓦解，在父親剛剛那個抱歉的笑容裡，她對父親重新有了一種奇特的瞭解。

她又去找了母親一次。

母親和王阿姨為她張羅些吃的，王阿姨一直跟在母親身邊，片刻不離。明琦總覺無法與母親真正談上甚麼話，人是見著了，又像沒真的見到。一直到要離開了，母親才說要送她到站牌等車。

母親在路上說，父親的錢她大部分都還留在身邊。

「我只有一摺一花了一點，要租房子。」因著羞愧，母親小小聲地說。

明琦一時分不出對錯，只先沉默。街道喧囂，彷彿是她心中的回聲。

母親說王阿姨是她小學同學，也是鄰居，王阿姨的婚姻也不順利。

在公車站牌附近，明琦鼓起勇氣，再次懇求母親回家。

「我現在這樣，過得比較好。」母親的手在裙邊摩娑著，話說得明白。

母女間隔著一段沉默。

她們站在黃昏的櫥窗前。明琦看著兩人的身影映在玻璃裏，她們身後隱約現出這個城市的夜，太陽已經西沉，但街燈尚未亮起，母親的半邊臉與頭髮裏映射著兩三道白日餘光，她臉上的表

情模糊，看不出她真實的想法，但彷彿有一種幽微的擺盪，可能母親自己也沒發現吧。

明琦正想要開口說話時，公車來了。母親催促著她上了車。

日落那麼快，黃昏只是一剎那。公車啟動，她再回頭，母親的背影已經消失無蹤。

明琦回到林園，月亮已經出來。月色青溶溶的，她越走，月亮越白，她越走越覺得月亮就在前方不遠處，但等她真的走到了，月亮便移得更遠一點。



與母親見面一個月後，趁著去市區補習，明琦再去找母親。來應門的房東說，母親她們已經搬走了，沒有留下任何訊息。

那個房東冷漠的催她快離開。

她感到憤怒，但腳步如鉛沉重，無法馬上離開。

就在她黯然回頭時，赫然迎上前的是穿著便服的父親。

父親用熱切的眼神詢問，明琦直覺地搖搖頭，隨即感到一種難喻的心虛，她心裏被重重捶了一下，彷彿是自己的秘密被當場戳破似的。

「她們已經不住這裡了。」她小小聲的說，害怕父親進一步問。

父親本來興奮的臉上露出一種複雜的表情，失望裡還藏著別的甚麼，就像在清洗傷口，雖只是一兩滴消毒水，但也是痛的。

兩人並肩走出巷子，父親並沒有問她為什麼知道要來這裡。好像有一種被遺棄的感覺在他們父女之間擺盪，一種深刻的共振。



天灰灰的，忽然下起幾滴雨。父親脫了夾克遮蓋在她的頭上，兩人開始小跑步到站牌。

才剛上車坐下，天空就下起大雨來了。

鹽埕附近到處塞車，路面低處汪著水，雨點下在水窪上，敲出一圈一圈水波。雨裡的黃昏，有些暖暖的淒涼，也有些涼涼的溫暖。她覺得自己就像這些塞在路上的車，在原地轉來轉去，但一時轉不出去，又像經歷過一個昏暗的夢境，夢裡她覺得自己都明白，但原來都是不算數的。

她心底湧起一種疲憊的徒勞感。

父親上車便閉目養神，窗外的街燈一路橫過父親的身體，一道道陰影在他臉上刻劃著深深的皺紋，讓他的臉色顯得異常憔悴。

紅燈。她出神地望著雨水從路邊的鐵皮屋頂上滴流，不多時，就在屋簷上掛上一張厚厚的水簾，整片掩蓋住屋裡的動靜。

車出了市區。天空隱去最後一抹灰光，黑幕落下，夜隨著雨滴，一點一點地深下去。她用手指輕貼著車窗玻璃，雨滴一落在車窗上就化成行，成了水，遠處萬家燈火的流動與閃爍，讓窗玻璃瞬間變得斑駁起來了。

高雄這麼大又這麼小，林園和鹽埕不過隔著幾條路，但彷彿就是另一個世界了。

她手裡還抱著剛剛補習班發的作業。每次寫測驗卷時，筆尖沙沙的聲音總讓她感覺特別平靜。在試卷上，一切都有解，一題解完再一題，這種輕薄的成就感稀釋了她對大人世界的困惑與無奈。

過了擁擠的小港就是林園，今天的林園看起來比平日小得多，但是這裡是她唯一真實的世界。

母親離開一年半後，明琦考上第一志願的女中，父親非常高興，一種新的光輝暫時安慰了這個孤單的家。

不知為何，僅僅只過了一年半，明琦覺得自己長大很多。新學校班上有幾個女生待她特別，是女生之間極細膩幽微的那種好。她一開始受寵若驚，繼之感覺到那甜裡的憂傷—她想起母親和王阿姨。

就在那年夏天快結束的時候，有個颱風即將掃過高雄。

那天是週三，下午起便有風，但雨未下，學校很準時放學。

明琦下車後，快步往家的方向走。天氣不好時，林園附近的煙囪特別有一種龐大的存在感，沉重的壓迫著來往的行人。

她剛轉進巷子，遠遠就看見父親，他臉色凝重，已換上便服，準備出門。她警覺到一定是跟母親有關，快步走到父親身邊。

「妳母親出事了，說是刺傷那個女人的先生，傷勢嚴重，現在三個人都在楠梓的派出所，我要趕快去幫她。」父親語速急迫但交待得很清楚。

明琦執意要跟，書包一丟，還穿著制服便坐上機車後座，不肯下來。

「那妳要保持安靜，在一邊坐著就好，媽媽犯的是傷害罪，沒那麼快解決。」父親先叮囑她。

父親放了兩件雨衣在機車上，然後他們父女馬上出發。

天氣一開始只是雲的變化。天空的東南方先暗下來，整座園區陰沉沉的。然後烏雲從北方湧來，園區裡巨大的起重機和黑乎乎的鷹架愈顯龐然，像是對灰沉沉的空氣發出隱約的憤懣聲，一些黑色的暈圈在煙囪四周的天空聚攏。

他們騎到左營附近便下起大雨，兩人手忙腳亂穿上雨衣。過了左營，雨勢瞬間炸裂開來，粗大的水粒狂亂砸來，逕自在雨衣



上迸裂。周身劈劈啪啪聲，視線模糊，不知雨打在何處，但像炒豆子，翻滾蹦跳，駭人的喧囂。

不久就到了楠梓，他們在派出所屋簷下脫掉雨衣，兩人都狼狽，明琦用手幫父親順了順髮。

他們還在外面就聽到有男人的吼叫聲。

一踏進到派出所，那吼叫的男人轉頭看到穿著校服的明琦，頓時愣住，人聲停頓，大家的眼光都朝著他們父女看。

明琦馬上發現母親。

母親站著，用求救的眼神朝著父親望過來，她受到驚嚇的臉蒼白異常，臉頰有明顯淚痕。在母親身後的王阿姨則被扣著手銬，坐在一旁。吼叫的男人應該就是王阿姨的先生，他身材高大但皮膚皺縮，身上一件邋裡邋遢的米色上衣過於寬大，兩個口袋鼓脹，鬆垮的垂在雙肩上，他的右邊衣袖被剪開，有一道圈得厚厚的包紮繃帶，手掌上也有包紮好的傷。

原來並不是母親發生事情，刺傷人的是王阿姨。

那天王阿姨的丈夫找到她們，硬要把王阿姨帶走，拉扯之中，王阿姨用水果刀先是刺傷她丈夫的手臂，又繼續刺傷他的手掌。

據她丈夫陳述說現場血跡斑斑。

「她就是想要我死的意思！」那男人拔聲怒吼，轉身作勢要打王阿姨，但隨即被父親出手攔住。

「我跟你談一下。」父親拿出證件證明身分。

「她是我太太。」父親指著母親說。

那男人先是一愣，突然冷靜下來。

「妳去外面等，我處理一下事情。」父親轉身跟明琦說。

明琦臨走前望向母親，母親正低頭安撫著王阿姨，沒有注意到她，她只好默默走出派出所，站在屋簷下等著。



天慢慢暗下來了，雨已經停了。颱風來去匆匆，彷彿是惡作劇一場，只為擾亂他們父女。風吹動樹葉，有點寒氣漫開。

站在屋簷下，明琦一直想著剛剛母親在裡面對自己的無視。她站著動也不動，彷彿是一塊岩石，她感覺有一種銳利的，粗糙的甚麼，正不斷用力刮磨著她的心，幾乎要擦竄出火焰，這讓她的頭開始發燙。

彷彿錯覺，她聞到身邊有種燃燒的氣味，一種焦臭。

約莫一個多小時後，父親疲倦的步出派出所，向明琦走來。

「沒事了，那個男的願意放棄提告。」父親說今天跟人換班，要趕回去上班，剩下的事，母親他們自己處理。

不久，母親與王阿姨一起出現，她走過來懷著感激的眼神向父親表達謝意，同時用手輕輕摸了一下明琦的肩膀。

「那我先走了，我再打電話給你。」母親再次對父親點頭致謝，然後和王阿姨互相攙扶著離去。黑暗中，明琦看到母親她們頭上有一小群蚊蚋跟著，在路燈下非常清楚。

父親並沒有追上去。

他們離開派出所的時候，路燈都已經亮起。

「爸爸真的對媽媽很不好嗎？有像那個男人那樣嗎？」騎了一段路，父親在黑暗中問。

明琦先是點頭，但又隨即搖頭，但在前面騎車的父親並沒有看到。

兩人有一段長長的沉默。

「如果，我是說，嗯，如果的話——」父親有點語無倫次，他似乎有新的想法，但仍猶豫不決，沉重的氛圍悄悄籠罩下來。

但明琦知道他在說什麼。車子明明是向前走，但父親卻不斷的回頭望。



「嗯，嗯，媽媽跟那個阿姨，好像，好像—」父親似乎在找一個比較適當的說法，迎著風，一切聲音變得含糊。

「爸，先專心騎車，我今天作業很多啊—」明琦感覺到自己對父親說話的語氣異乎尋常的柔軟，連她自己也想不到。她雙手抱緊父親。

父親沒再說話，開始專心騎車，機車的引擎低吼，但後座的明琦覺得非常安靜，身邊輕呼的風聲彷彿是寂靜的回答。

兩邊路燈昏暗，父親的遠光燈在前方照出一個弧形的光，小小的亮，但那已經是父親這輛老機車最大的極限。

快回到林園時，月亮從東邊出來了，接近圓滿，薄薄一枚，但在暗極的天空中顯得特別亮。風忽然變強，一陣一陣，水氣濃稠，空氣沉甸甸的。

上班時間就快到了，父親騎得飛快，明琦將父親抱得更緊了。

父親回到家幫她張羅些吃的，便穿上制服去上班了。

晚上明琦自己一人在家，她伏案趕著作業，直至夜深。黎明之際，她再度醒來，黑夜寂靜無聲，她坐在床上，凝神傾聽那一片寧靜。就連蟬也停止了叫聲，只有清風吹拂過外面牆邊上榕樹樹梢發出的聲音，微弱到幾乎聽不見，她蜷起身子再次睡著。

那之後，母親常常打電話回家，都是父親接的，內容多半是關於王阿姨與她丈夫糾紛的後續處理，父親很有耐心，將法律一一解釋給母親聽。

明琦已不再主動去找母親了。

在她心裡，有些甚麼沉下去，有些甚麼浮起來，連她自己也說不清楚。



母親離家出走已經快滿三年。

暑假開始的時候，父親帶明琦去找母親。

他們父女沿著地址在旗津中洲一帶的巷弄找著，父親說那是很老的房子。

「妳媽說房租很便宜。」父親現在已能好好跟母親說話了。

因為有住址，他們也不急，兩人一前一後，慢慢走著。

村頭廟埕正上演的野臺戲接近尾聲，緊鑼密鼓在午後如突來陣雨般急咚咚的響。臺上演的，到最後都是喜劇吧，明琦想。別人的掙扎與歡喜，無論如何看起來都很簡單。

巷子的地面散發出一股潮濕與發霉的氣味，明琦走了幾步，差點滑倒，父親順手將她拉住。一方被踩得凹凸不平的石板地上不但長滿青苔，還覆蓋著一層薄薄的濕泥土。

大海就在他們身後不遠，但他們聽不到浪聲。

四下無人，非常安靜，但明琦總感覺耳邊有一種喧囂已經悄然而入。

「小琦！小琦！在這邊。」他們一轉身，便看到母親在不遠處揮手。

「我們大人先處理一下事情。」父親要明琦在外面等。

不知為何，也許是意識到她長大了，近來父親似乎特別不想讓明琦聽到不好聽的，這是父親的溫柔，她也能理解。

若以前父親也能這樣對母親就好了，有時她不免會這樣想。

等得久了，明琦擦了擦手臂上的汗，悶熱的午後，但背部淌下的汗水卻很冰，她覺得有點冷。

母親住的這裡是一座小土地公廟前方，午後，不遠處的潮水波光激盪，這邊卻如同暗影般寂靜。



旗津的空氣中有一種淡淡的海腥味，剛剛來時明明離海那麼近，明琦與父親也沒心情看。她無聊的踢著小石頭玩，抬頭看才發現隔壁三合院門口有幾個深褐色水甕，正中央繪有白蛇圖案，蛇身捲曲呈S字形，漆得太白，蛇身像是要從深色的甕身浮飛出來似的，看起來有種難言的詭異。

但望著久了，也不覺奇怪。明琦突然想起家裡客廳壁紙隱蔽處的一塊陳年污垢，似乎也是如此。也許一件東西只要看得夠多遍，就自然能視而不見了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父親突然出來喚她。

「來跟妳媽說說話。」父親招手要明琦進去。

客廳狹窄，三人圍著一個小小的茶几坐下，空間顯得略為侷促。

他們一家三口已經好幾年沒有同在一起。母親張羅了一些點心，但有一種難言的生疏與尷尬擺盪在他們之間，沒有人動手拿來吃。

母親神情溫柔地看著明琦，但她現在覺得母親看起來非常陌生，她想起上次在派出所分開時的情景。她低下頭，掠過母親的眼光，同時，她也發現桌上擺著一張父母親都已簽名的離婚證書。

她環顧屋內，五斗櫃上擺著幾張母親和王阿姨的合照，各個年紀都有，想來她們一直都有保持聯絡，照片裡的兩人看起來都開心。明琦想起家裡的每一張全家福照片，母親都從未笑得如此舒心。

彷彿真正放下心來，母親說話口氣像對老朋友一樣自然，她說她們現在在一家餐廳上班，是王阿姨的朋友開的，王阿姨也已經離婚了。

「餐廳的菜很好吃，你們可以來。」母親遞了一張名片給父親。

父親接過名片，直接放進口袋。

然後又是半晌沉默。單單是沉默，並沒有在等待甚麼。

所有的猶疑擺盪似乎都已經結束，那些奄奄一息的也已斷然停歇。不知怎地，雖然覺得遺憾，但明琦心裡感到平靜。

「對不起，嗯，也謝謝你。」母親的聲音突然略帶哭腔。

「那妳們以後好好過，我們也會好好過。」父親霍然站起身。

「妳以後可以常打電話回家，嗯，我是說打給小琦。」

父親說完就往外走，明琦緊跟在父親後面。

母親送他們出門，說自己過一陣子會回去林園看他們。

他們三人簡單道別。

他們父女兩人朝著渡輪碼頭慢慢地走過去，父親牽著車但沒發動。他們在路邊合吃了一盤水果切盤，父親說母親工作的餐廳應該就在對面那一排吧。

他們吃完水果，父親還買了一瓶彈珠汽水給明琦，然後他們連人帶車一起搭上渡輪。

天氣很好，從渡輪往外海看，白熾的陽光被海洋濾成溫暖的金黃色，美麗的湧動，有一種恍惚的不真實感。渡輪冒著煙，引擎撲撲響，海風中有淡淡的柴油味。

父親指著對岸為她解釋一些地標，明琦認真聽著，他們站著一起，望向同一個遠方。

對岸很快就到了。

渡輪慢慢減速，調整方向對準碼頭，亮晃晃的日光泛上甲板，渡輪上每個人臉上都晶亮亮的看著前方。

潮水的擺盪即將停止，船，就這樣靠岸了。



小說組 高雄獎

## 〈擺盪〉評語

陳素芳

日夜加班的警察父親，嚴肅且脾氣暴躁，從不訴苦的母親對他能忍就忍，就讀國中的女兒明琦則是能閃就閃，家裡凝重的氣氛猶如附近的空氣，浮動著牆一樣半透明的塵灰色。因為母親無預警離家出走，開啟了明琦擺盪的成長之旅，惆悵而孤寂。

全文以少女明琦的觀點敘述，隨著母親出走移動的路線：鹽埕，楠梓，旗津到林園的住家，明琦的情感在與父母漸行漸遠和慢慢靠近之間徘徊，過去與母親的疏離，對父親的畏懼，開始起了轉變。

作者寫來節制流暢，他巧妙鋪陳外在場景與主角內心對照，不論生活場景或情節的推進都錯落有致。全文以明琦沿路看著父親背影準備一起與母親見面始，到終章父女合吃一盤水果盤再搭渡輪回家，在遺憾中各自靠岸。

